



地图

□李曉

一张中国地图，从乡下老屋，到城里新房，么叔一直张贴在正屋墙壁上。

么叔手臂上汗毛密集，手指头粗大，生有老茧。在么叔摩挲过的地图地名处，那里包浆更深。

在乡下，在城里，么叔每天起床干的事，就是来到地图前，眼神怔怔地望着中国地图，那上面的河流、海洋、山峦、湖泊、铁路、森林，么叔都能够一一辨认。

么叔是我爸的堂弟，今年78岁了。在乡下是一个地道庄稼人，后来外出打工，走遍了10多个省市（自治区）。

我问：“么叔，你为啥要把中国地图张贴在家里墙上？”么叔回答：“我就喜欢，我这一辈子，就是这地图上的一人。”

我从乡下来城里那年，42岁的么叔也跟乡人去了山西。山西煤多，据说一锄头挖下去，就是黑压压的煤。么叔首先去的地方，是一个叫河曲县的地方，那是产煤大县。么叔干的，就是深入矿下采煤。么叔在矿上照过一张照片，身子上下都是煤，成了一个漆黑的人。

干了一年多，么叔又相继去了内蒙古、青海、新疆、甘肃、河南、浙江、广东、湖南等地，干泥瓦匠、木工、采棉工、水电工、修理工、电焊工、仓库管理员……么叔56岁那年还学会了开吊车。我堂弟那年在城里买房，又差钱，急得半夜起来喝酒浇愁。已打工回到乡下的么叔知道后，和么婶娘用一个布口袋装来60万元钱，找到在城里出租屋的堂弟，哗啦一声打开：“拿去，就这些了。”那是么叔打工20多年来的全部积蓄了。么叔是一个节俭的人，柜子里过期的药也舍不得扔掉，琢磨着找机会吃掉。他说有一年在西宁街头馆子里，看见一个人没喝完的羊肉汤，趁服务员还没收碗，直扑过去把那碗剩汤一口气喝完，还有几大坨羊肉。让么叔心里乐呵呵的是，又乘机节约了一顿饭钱。么叔跟我回忆此事时，还在抹嘴。

么叔从外地打工回乡那年秋天，我去看他，他把青瓦房拆了，在原址上建起了二楼一底的青砖小楼。那阳刚子刚刚收割，小院里还码着稻草垛，山野四周弥漫着大地母腹秋收后的醇香。么叔用柴火灶里蒸的南瓜米饭、风干萝卜炖腊肉招待我。

饭后，我在么叔家的堂屋里，看见一张张贴在墙上的中国地图，么叔用铅笔在他去过的地方密密麻麻做了标记。么叔跟我一一清点，他20多年的打工生涯里，去了13个省市（自治区）。么叔带着炫耀的神情问我：“侄儿，你有我去的地方多？”我摇摇头：“叔，还是您去的地方多。”那天晚上，么叔一一指着地图上他标记的这些地方，跟我讲述那里的风土人情、他在那里遇到的打工故事。

哎呀，那个壶口瀑布，我听起来像打雷一样的阵仗；我和村里几个民工坐在大海边，凌晨2点才回去睡觉，那个大海，完全把我们震住了；有一年中秋夜，我们村里来的几个民工在乌鲁木齐吃老家你婶娘邮来的月饼，我们几个人就一直望着月亮没睡觉；哎哟，说起新疆阿拉尔那里的棉田，一眼望过去就是无边无际的白色云海……么叔绘声绘色跟我讲起他打工之地的苍茫往事。

“侄儿，人不出门身不贵，火不烧山地不肥，我没想到，我们国家这么大啊，我出门打工，挣了一些钱，也确实长了见识。”么叔对我这样感叹。一直到深夜，么叔还兴奋着，那些他足迹踏过的地方，根须一样蔓到他足下来了，也在他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村子里的人时常去么叔家闲聊，他热情地留饭，然后，村民们站在那张中国地图前，听着么叔这个小学文化程度程度的“乡村地理老师”，讲述他去过的地方、大地上发生的故事。有次，一个村民听后，突然动情地在地图前深深鞠了一个躬。村民说，我们在村子里耕种的土地，在地图上尽管没标注看不见，但它是这个地图里的一部分，我只想道一声谢谢。

么叔75岁那年，在堂弟连连催促下，来到城里居住。这些年在城里经营一家广告公司的堂弟，早已在城里买了两套宽大的房子，村里有年修路，他还捐助了10万元钱，我正准备喊报社记者报道一下，堂弟摆摆手说，哥啊，我们都是从那块土地里出来的人，应该的，不必报道了。

进城以后，么叔在城里客厅墙上，张贴了一张高精版的中国地图，他常常站在地图前久久凝望。

去年冬日的一天晚上，银色月光洒满苍茫辽阔的大漠戈壁，神舟十四号返回舱从浩瀚苍穹外着陆到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草场上，正看电视直播的么叔，匍匐在客厅的中国地图前，跟我打来电话，激动不已地告诉我：“侄儿啊，那个牧场我去过，我去过。”

一个中国农民，与一张中国地图，风起云涌处，日月星辰下，血脉相连。

（作者系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

辣椒

□出智周

就不用多说，书记说什么都不重要了，因为我和父亲什么都听不见了。

看来母亲的担心是没错的，在我读大学的四年，她总是担心我吃不饱。而事实上，有那么小半年时间，我确实过得很难。刚到四川的第一个月，我每次都站在学校的餐厅里发愁，后来我吃了一周的泡面和面包。然后我又回到了食堂，站在了我并不怎么喜欢的清真窗口。在各种辣椒循循善诱之下，我慢慢地背叛了自己的初衷，就这样，一点点地，我的脚步慢慢地移向了微辣、中辣和麻辣口味，并从此开启了我全新的味蕾体验。我也从此放飞自我，在追逐美食的道路之上越走越远。

到大学第二年，我肉眼可见地圆了。每次一回家，母亲就惊讶地围着我反复检查，似乎我身上的每一块肉都来路不明。毕业以后到重庆来工作，妻子厨艺很好，经常变着花样地做各种川菜。每当我看到家里的辣椒花椒泡菜所剩不多的时候，我忍不住地提醒她。她有时候也会觉得很惊讶，你怎么这么狂迷辣椒，比重庆人都还爱吃辣？不过这个事，她并没有疑惑多久，因为她有一次看到，另外一位在重庆待了多年的福建人，吃泡椒凤爪竟然把辣椒水都喝完了，她就一点也不觉得我奇怪了。

不过说来很奇怪，我虽然特别喜欢吃辣椒吃川菜，可是到了老家，我又特别喜欢闽南的饮食。有一次，妻子也奇怪地告诉我，为什么一下厦门机场，好像就没有那么想吃火锅，而飞机一到重庆上空，就迫不及待地想吃一次火锅？我们想了很久，达成了共识，觉得大概是福建很热吧！

三

就这么在四川过了四年，在重庆又待了十五个年头，包容的巴蜀融合了我，而我也完全意识不到自己老家是在福建了。但有一群人总帮我记着的，那就是我可爱的乡亲们。每次我一回去，他们都会仔细观察我，他们迄今都分不清楚四川和重庆有什么区别，也依旧固执地保留着他们关于这枚爆竹似的小辣椒的恐怖回忆。他们会叫我张开嘴巴，因为他们总是觉得吃辣椒会把牙齿吃黑变坏。可是他们每次都很失望，不过有时候我也会做些让我自己哭笑不得的事。有几次，我说着说着，突然把闽南语变成了重庆话，把他们听得莫名其妙的。还有几次，我朋友圈发了几张吃火锅的照片，乡亲们在我评论区下面留了好几个感叹号。

有那么几次，我想试着让他们改变这种偏见，尝尝重庆的特色美味。于是我给几位亲友一家送了一根重庆火腿，过了两三年，我看到火腿还是原封不动地挂在墙上。我委屈极了，大家也很委屈地告诉我，家里的菜刀都砍烂了，这东西砍都砍不动，怎么吃？我才发现我的爱有多粗糙。

不过渐渐地，在我们的带动下，爸爸妈妈也开始会吃一些辣椒了。因为爸爸迷信吃辣椒可以治风湿，而怕冷的妈妈觉得可以御寒。这期间，发生了好几件令我哭笑不得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带着女儿回家，母亲特别高兴，她想着妻子和女儿喜欢吃辣，跑去买了一大堆辣椒。可是她分不清该买哪种辣椒，于是她把市场上能见到的螺丝椒、白米椒、线椒、尖椒、小米辣、彩椒统统都买回了家。然后第二天我们起来，惊讶地看到母亲在鸡汤里放了白米椒，在番茄炒蛋里加了尖椒。我们吃着这些奇奇怪怪的美食，哭笑不得，却看到母亲吃得津津有味。后面妻子耐心地告诉母亲，米椒、螺丝椒可以用来炒菜，小米椒可以用来制作剁椒、辣椒酱，而五彩椒可以用来做沙拉和配菜，母亲这才恍然大悟。

还有一年春节，我们回家，到菜地上走走，猛然看到我们家的菜地上，也长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植物。我们很快注意到母亲尴尬的表情，她无奈地说，明明给店主说的辣椒啊，怎么它们就长成了这副样子？

我们低头一看，母亲想要的红色小辣椒没长出来，现在这些绿色的小植物之间，冒出了像小灯笼一样的果实。它们金黄饱满，可爱地做着鬼脸。

我们哈哈大笑，母亲也笑了。

（作者系开州区作协理事）

在来巴蜀之前，我对巴蜀的印象，主要来自一枚小小的辣椒。老家的小山村藏在福建湄洲湾南岸连绵丘陵深处。我家隔壁住着贵州嫁过来的小琴阿姨，外婆家旁边则住着重庆来的阿玉阿姨。她们嫁过来几十年，在福建生儿育女，操着一口熟练的闽南语，甚至连口音都变了。她们完全融入了这片大地，只是保存了一个特殊的习惯。丈夫出门了，孩子上学了，她们有时候会快速关上们，然后烧起柴火，接着就会听到厨房里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看到厨房里人影跳动，一会儿工夫，窗子处飘来了呛人的辣子气息。

不用说也知道，那是两位阿姨想吃辣椒了，至于为什么要关上门，恐怕是因为闽南多不吃辣，乡亲一旦闻到辣味就会不住地打喷嚏。所以关上门炒辣椒，就变成了西南媳妇保护福建乡亲的一种可爱的行为。

小琴和阿玉阿姨，她们每年都要托人从老家寄些辣椒过来，大概她们也觉得麻烦吧。有一年，我放学回家，经过小琴阿姨家不远处的菜地，赫然发现了一丛蔬菜之间，有几株与众不同的菜苗。它们比空心菜高一点，枝叶细细长长，翠绿的尖叶之间，跳动着火苗一样的果实。我靠近一看，顿时觉得身上止不住地痒起来，原来这是一颗颗子弹头一般的辣椒！可能因为水土不服，它们长得畏畏缩缩，好像怕冷的孩子一样在枝叶之间捉迷藏。小琴阿姨，竟然创造性地在东南丘陵种植辣椒，好自给自足！

后来我读初中，有时候暑假会跟随父亲到厦门去。父亲承包楼盘的木建，负责钉模拆模。他的团队通常有二十几个人，其中有不少是四川人重庆人。他们的样子一眼就可以让你分辨出来，多是中等身材，圆乎乎的脸蛋红扑扑，脸上总是带着爽朗的笑容。为什么脸蛋红扑扑？我总认为是因为他们喜欢吃辣椒的缘故。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疑惑。吃饭的时候，这群工友很节俭，经常只点一个菜，甚至一个菜都不点，然后从背包里拿出一瓶红的绿的辣椒酱，舀出一勺，把它们铺开在白米饭上面，然后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偶尔喝一口啤酒，然后笑眯眯地对着我，小朋友，要不要试一试。他们拿着勺子挑起一点递给我，我浑身燥热，落荒而逃，然后听到背后传来他们爽朗的笑声。

许多年以后，再回忆起这一幕，我就觉得既温馨又感动。因为我终于知道，辣椒酱虽然好吃，但单独下饭却并非想象中那般美味，但淳朴的工友品着家人制作的辣椒酱，把节俭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寄回家用在了家人身上，宁愿自己受累也不愿意家人吃苦，这份爱是多么深沉！

二

知道我要到四川读书，很长一段时间，乡亲都替我捏一把汗。而我想起小琴和阿玉阿姨厨房里飘出的辣子味道，就会口干舌燥，浑身着火。父亲带我到川南后，学校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知道我们远道而来，特地抽出时间热情地招呼我们吃饭。在食堂里，他一再叮嘱掌厨师傅，一点点辣，一点点辣，可是等到饭菜端出来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依旧感觉到了一股巨大的压迫。水煮鱼中青椒耀武扬威，宫保鸡丁里红辣子热情似火，川汤内花椒摇曳多姿。在书记的热情招呼下，我们硬着头皮，对着一盘看似攻击性不强的回锅肉动了手。后来的事情

